

May 2013

## On the Suzhou-Poetics Centrism in Qian Qianyi's *Selected Poems across Dynasties*

Yijin Ba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Recommended Citation

Bai, Yijin. 2013. "On the Suzhou-Poetics Centrism in Qian Qianyi's *Selected Poems across Dynastie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3, (3): pp.140-148.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3/19>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论《列朝诗集》的吴中诗学本位观

白一瑾

**摘要:**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是以吴中诗学传统为本位的,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质。《列朝诗集》有意识地以流派之中吴中籍诗人的多少,和宗旨纲领是否合于吴中诗学传统,作为标准,来评价和定位明代的各种诗学流派;并且整理出了一条完整的吴中诗学发展脉络,以之为明代文学发展的主线和正脉。

**关键词:**钱谦益 《列朝诗集》 吴中诗学 本位

**作者简介:**白一瑾,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古代文学专业,主要从事明清诗歌研究。电子邮箱:cynthia.lily.bai@163.com

**Title:** On the Suzhou - Poetics Centrism in Qian Qianyi's *Selected Poems across Dynasties*

**Abstract:** Qian Qianyi's *Selected Poems across Dynasties* was compiled with a highlighted local style and taste centred on the poetics developed around Suzhou (traditionally called Wu). The compiler of *Selected Poems across Dynasties* had consciously evaluate and position the various poetic schools in M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uzhou poetics, and the percentage of Suzhou - originated authors in those poetic schools and the affinity with the Suzhou poetics were highlighted to delineate the development of Suzhou - poetics as the mainstream and authodox source of literature in th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Qian Qianyi *Selected Poems across Dynasties* Suzhou - poetics centrism

**Author:** Bai Yijin is a lecture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nd her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 the poetic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mail: cynthia.lily.bai@163.com

《列朝诗集》作为一部成就和争议都相当可观的大型明诗选集,向来不乏学术界的关注。而编纂者钱谦益自身所具有的、并且体现于文学批评的“吴中”地域身份意识,此前亦有周兴陆《钱谦益与吴中诗学传统》为之揭橥。然此种地域身份意识如何形诸《列朝诗集》,成为贯穿这部明代诗史的灵魂,学术界却鲜有涉及。事实上,《列朝诗集》的编纂取舍,并非“在明诗史的大背景中有意识地突出吴中诗学传统”(周兴陆 108)那样简单,它堪称是一部以吴中诗学传统为本位的明诗选集与明代诗学史。无论是在对明代主要文学流派的评价方面,还是在贯穿全书的吴中诗学传统的传承脉络上,都体现出吴中诗学本位的特点。

## 一、钱谦益对吴中诗学传统的定义

欲厘清《列朝诗集》中所体现的吴中诗学本

位观,首先必须对钱谦益对“吴中诗学传统”的定义,作一梳理。钱谦益对自身所属的吴中诗学传统,具有相当鲜明的自觉意识:“吴中诗文一派,前辈师承,确有指授”(钱谦益,《列朝诗集》3414)。他对吴中诗学的内容与特征的定义,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首先,是创作方式上的重才情。盛产才子,逞才为诗,这是吴中地域文化的特点之一。身为吴人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写道:“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39)。钱谦益对吴人以才情为诗的特色,有相当的认识,并在《列朝诗集》中,频繁以“才”称许吴中诗人。若沈周为“才情风发”(3206),顾璘为“才情烂然”(3697),徐祯卿为“才特高,年甚少”(3351),甚至慨叹“吴中往往饶才笔,也炷娄江一瓣香”(《初学集》604)。“才笔”二字,正是钱谦益对吴中诗学传统的定义。

其次,创作上偏重于风致情思而非格调体式。

“吴中诗派，自高季迪倡之，风华整丽，克兼唐宋元人之长”（朱彝尊，《明诗综》1547）。以风致情思取胜，一直都是吴中诗学的传统。徐祯卿提出：“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760）。王世贞认为：“情景妙合，风格自上，不为古役，不堕蹊径者，最也”（232）。他们都强调风致情思在诗歌创作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明七子主格调体式的复古诗学理念迥异。而吴中诗人的实际创作，也多具“才情风发，天真烂漫，舒写性情”（《列朝诗集》3206），“格不必尽古，而以风调胜”（3697）的特征。

钱谦益充分注意到了吴中诗学重风致情思的特点，他将“缘情匠意”定义为“吴声”所应有的特征：“里中孙子长，刻其诗数百篇，名雪屋集，含咀宫商，组唐纬宋，缘情匠意，而不屑为今日之吴声，可谓踔厉特出者也”（《初学集》1086）。他甚至对吴中诗学好尚“香艳”风情，为正统儒家诗学排斥的一面，也津津乐道，视为吴中诗学的精华：“今体尚余王百谷，百年香艳未成灰”（《初学集》602）。他评价瞿祐云：“宗吉风情丽逸，著剪灯新话及乐府歌词，多假红倚翠之语，为时传诵”（《列朝诗集》2379）。瞿祐深受元末吴中诗坛盟主杨维禎影响，喜作艳诗，在后世颇有争议，甚至得到“譬诸画仕女者，肌体痴肥，形神猥俗，曾牛鬼狐精之不若矣”（朱彝尊，《明诗综》921）的恶评。而钱谦益显然不认为瞿祐这种根植于吴中地域文化的“丽逸”风情，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

其三，清绮秀丽的诗风。这更是吴地文学的固有传统，即《隋书·经籍志》所谓“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者。钱谦益曾以“轻清鲜荣”四字，为吴中诗风定义：“本朝吴中之诗，一盛于高杨，再盛于沈唐。士多翕清煦鲜，得山川钩绵秀绝之气”（《初学集》1086）。《叶九来锄经堂诗序》：“吴中太湖异石，洞庭朱实，华亭鹤唳，与虎丘天竺佛寺，钩绵秀绝，出其中间。翕轻清以为性，煦鲜荣以为词，故非寻常所能及。[……]文人才子饮食其轻清鲜荣之气，玉膏金壶，涌出笔端”（钱谦益，《有学集》773-74）。他更以佛经故事为喻，提出“柔软清净”之说：

余读内典，西国五百仙人在山中住，  
甄陀罗女于雪山池中浴，闻其细妙歌声，  
柔软清净，即失禅定。譬如大风吹诸林

树，心醉狂逸，不能自持。因而语古人之诗，所谓缘情绮靡，惊心动魄，长言永歌，至于感金石而动鬼神者，要其极致，则西国之歌声，所谓细妙柔软清净者，庶几尽之。（《牧斋杂著》498）

雪山池中甄陀女歌声，柔软清净，五百仙人皆心逸不自持。诗文之妙，固无事褻绩鞶悦，而能使人口耳邮传，色飞神解。（《有学集》972）

“柔软清净”这一标准，显然与吴中诗学重辞藻清丽的特点相符。除此之外，它还具有“缘情绮靡，惊心动魄，长言永歌，至于感金石而动鬼神”，令人“心逸不自持”的效果，亦符合吴中诗学重风致情思的特点。

其四，博学好古。江南在明清时代为全国经济发达的文化中心，博学师古蔚成风气，吴中地区尤为突出。钱谦益在《苏州府重修学志序》中自豪地声称：“吾苏土风清嘉，文学精华，海内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初学集》853）。

值得注意的是，吴中文人的师古，并非指向儒学礼法（这是吴中诗学传统不同于台阁体和道学体的地方），也不是古人辞句（因而与七子流派迥异），而更倾向于对于经史诸子百家的广泛兼收并蓄。以祝允明为例，其人“学务师古，吐辞命意，迥绝俗界”（《列朝诗集》3314），“贯综群籍，裨官杂家，幽遐昆瓌之言，皆入记览”（《明诗综》1362）。此种现象，显然与吴中文化世家众多，藏书风气兴盛有关。钱谦益本人系明清之际著名学者与藏书家，他曾对明代前中期吴中世家的藏书与治学，有一归纳：“自元季迨国初，博雅好古之儒，总萃于中吴。南园俞氏，笠泽虞氏，庐山陈氏，书籍金石之富，甲于海内。景天以后，俊民秀才，汲古多藏，[……]吴中文献，于斯为盛”（《列朝诗集》3383）。正是在吴中地域文化这种尊经史、喜藏书、博学好古的氛围中，才能生长出祝允明这类出身于文化世家，家学渊源极深，“内外二祖咸当代魁儒，耳濡目染，贯综典训，发为文章，茹涵古今”（《列朝诗集》3314），因而能“学务师古，吐词命意，迥绝俗界”的吴中文人。

其五，对师法对象的兼收并蓄，尤其是对六朝、中晚唐、宋元诗的积极学习。这一诗学取向，有明一代吴中诗人，早在高启即已见端倪。《四

库全书总目提要》：“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纪昀 4387）。到了七子盛行的明代中期以后，相当一部分吴中诗人，甚至主动以师法六朝、初唐、中晚唐及宋诗相标榜，与七子专宗汉唐之“北学”相抗：“司直司勋甫氏竞爽学问，源流约略相似，始而宗师少陵，惩折洗之弊，则思追溯魏晋；既而含咀六朝，苦绸繆之穷，则又旁搜李唐。[……]二甫之于吾吴，可谓杰然者矣”（《列朝诗集》4246）。

钱谦益本人的学诗路数，因深受嘉定诗人程嘉燧影响，中年以后倾向于唐宋兼宗，“中年奉教孟阳诸老，始知改辕易向。孟阳论诗，自初盛唐及钱刘元白诸家，无不析骨刻髓，尚未能及六朝以上，晚始放而之剑川遗山。余之津涉，实与之相上下”（《有学集》1359）。吴中诗人对待前代文学遗产这种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与广阔眼界，是钱谦益极为欣赏的，因而他颇津津乐道于吴中诗人“组唐纬宋”的创作方式。

## 二、《列朝诗集》以“吴人”、“吴风”为标准的明代诗学观照

《列朝诗集》作为一部大型的明代诗歌选集，成就相当可观，但其门户之见也为后人诟病。朱彝尊《跋名迹录》即云钱氏此选“多主门户之见”（朱彝尊，《曝书亭全集》481）。曾燠更严厉批评“牧斋《列朝诗集》，挟门户之见，而肆其雌黄，南北分歧，是非倒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序2）。《列朝诗集》的门户之见固然较为深重，但其中的偏私之处究竟在哪里，却仍颇多模糊之说。

其中，最广为人所知的是钱陆灿在《汇刻列朝诗集小传序》中，评价钱谦益“论诗则推茶陵，论文则推震川”（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4）。正是因为这一评价，钱氏论诗专宗茶陵之论，在学界几成定论。然而，这一结论，却有一无法解释之处，就是钱谦益对台阁体的态度。

在诗学传承上，台阁体堪称是茶陵派的先导，即所谓“东里格调清纯，实开西涯之派”（朱彝尊，《明诗综》794）者。然钱谦益虽然赞许台阁体文章，“先朝文章，尽在馆阁。[……]丰碑典册，炤曜四裔，文章之柄，乃复归馆阁”（《初学集》

1007），却对台阁体诗歌评价并不高：“江西之派，中降而归东里，步趋台阁，其流也卑冗而不振”（《列朝诗集》1540）。他甚至将台阁体视为“衰靡”的象征：“国初之文，以金华乌伤为宗；诗以青丘青田为宗。永乐以还，少衰靡矣，至西涯而一振”（《初学集》1758-59）。“永乐以还”至茶陵派兴起之前，这正是台阁体盛行于文坛的时期，即“永乐以后，公卿大夫，家各有集。馆阁自三杨而外，则有胡庐陵[……]，尚书则东王、西王，[……]未可悉数”（《列朝诗集》2183）之时。可见钱氏所谓“衰靡”，的确是指台阁体而言。

钱谦益编选《列朝诗集》时，有意识地排斥台阁体诸家的作品。容庚于《论〈列朝诗集〉与〈明诗综〉》一文中，即指出《列朝诗集》“不取元老大集”的特点：“永乐以后，公卿大夫家各有集，应酬题赠，可观者绝少。故于元老大集，或仅存一二，或概从绳削”（136）。钱氏对台阁体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杨士奇、杨荣等人，甚至这样评价：

今所传东里诗集，大都词气安闲，首尾亭稳，不尚藻辞，不矜丽句，太平宰相之风度，可以想见。以词章取之则未矣。（《列朝诗集》2177）

余惟诸公勋名在鼎钟，姓名在琬琰，固不屑与文人学士竞浮名于身后。（《列朝诗集》2183）

钱谦益的评价颇具皮里阳秋之意，他承认台阁诸公的政治地位之崇隆，却对其诗作的文学成就不置一词，反而反复强调“固不屑与文人学士竞浮名于身后”，“以词章取之则未矣”，他对台阁体诗歌成就的真实定位，可以想见。而他对茶陵派的欣赏，显然并非与李东阳“以金钟玉衡之质，振朱弦清庙之音，含咀宫商，吐纳和雅”（《列朝诗集》2699）的台阁色彩相关。

钱谦益对茶陵派为何如此“情有独钟”？这与吴中诗学在明代诗坛的地位变迁有关。元末吴中诗学承袭杨维桢铁崖派的传统，极为兴盛，所谓“胜国之际，诗莫盛于中吴”（《有学集》1577）。涌现出顾德辉、倪瓒、张简等代表吴中文化氛围的大量士林名流：“吾昆山顾瑛、无锡倪元镇，俱以猗卓之资，更挟才藻，风流豪赏，为东南之冠。而杨廉夫实主斯盟”（王世贞 291）。《列朝诗集》甲

前集中,亦有大量篇幅对此予以介绍。

吴中诗学的辉煌,到明初仍然盛极一时,特别是以高启为代表的“吴中四杰”以及“北郭十友”的崛起,使得吴中宛然成为明初诗坛的中心:“国初闻人,率由越产,[……]而诗人则出吴中”(胡应麟 341)。“有高杨张徐及张仲简[……]辈附和而起,故极天下之盛,数诗之能,必指先屈于吴也”(《列朝诗集》2473)。然而,与浙东文人在明初政坛上的风光不同,吴中诗人虽然在诗歌领域独领风骚,却在政治上倍受压抑。明初洪武、永乐、正统三朝,近百年间,竟无一吴中人人入阁。而诗歌成就最为出色的“吴中四杰”,更是皆因政治迫害而死于非命。

吴中诗人游离于庙堂主流诗学之外的状态,直到茶陵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成弘时代,才有了较大的改善。天顺元年,徐有贞入阁,成为明代首位吴中籍大学士。此后,成化一朝,接连有吴宽、靳贵、毛澄等吴中文人入阁,吴中文人在朝的势力一步步抬头。“吾吴徐武公吴文定王文恪诸公,以馆阁钜公,操文章之柄,一时名贤辈出”(《有学集》972)。弘治时代,甚至在京城出现了“五同会”这类由吴中籍高官组成的地域性的官僚文人社团:“有吴人出而仕者,率盛于天下,今之显于时者,仅得五人。曰:都御史长洲陈玉汝、礼部侍郎常熟李世贤、太仆寺卿吴江吴禹畴、吏部侍郎古吴王济之、及予为五人。[……]同时也,同乡也,同朝也,而又同志也,同道也,因名之曰五同会,亦曰:同会者五人耳”(吴宽 391)。

在茶陵派中,吴中诗人堪称是占据了半壁江山,乃至隐然与李东阳本人分庭抗礼。其中,太仓人张泰、昆山人陆釴,与李东阳为进士同年,均系茶陵派耆宿。而长洲人吴宽、王鏊,更系“以之羽翼茶陵,实如骖之有靳”(纪昀 4447)者。至于李东阳门下“六学士”中,亦有无锡人邵宝、华亭人顾清两位吴中籍诗人。

而钱谦益对茶陵派的欣赏,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正是源于茶陵派成员多“吴人”,诗风也颇有与“吴风”相合之处。他盛赞张泰的成就,认为他是可与李东阳齐名的茶陵派领袖:“弘治间,艺苑则以李怀麓、张沧洲为赤帟,而和之者或流于率易。在当时盖以李张并称”(《列朝诗集》2809)。《列朝诗集》中选张诗达四十首,分量极重。然而,张泰虽一度与李东阳并称,但寿命不永,无论

是诗歌成就还是实际影响力,均难与李东阳比肩,《明诗综》仅选其诗一首。钱谦益对张泰的高度评价乃至过分溢美,显然是欲藉此昭示吴中诗人在茶陵派中的影响力。

即使是钱谦益对李东阳本人的评价,也不乏以吴中诗学为本位的色彩。他对李东阳诗歌的推崇喜爱,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李诗的兼收并蓄、唐宋兼宗,“西涯之诗,原本少陵、随州、香山,以迨宋之眉山,元之道园,兼综而互出之”(《列朝诗集》2700)。茶陵派的另一吴中籍健将王鏊,亦是“诗不专法唐,于北宋似梅圣俞,于南宋似范致能,峭直疏放,于先正格律之外,自成一家”(《列朝诗集》3086)。而兼收并蓄、唐宋兼宗,正是吴中诗学的主要特征之一。

由此可以看出,钱谦益对明代诗学流派,实际上是以吴中诗学为中心,以诗学流派与吴中诗学的“远近亲疏”来进行品第的,具体表现为“吴人”与“吴风”两个标准:前者是吴中诗人在诗学流派中的数量与影响,后者是这一流派的诗学主张,是否符合吴中诗学传统。那些吴中诗人较多,在诗学观念上又与吴中诗学传统相合的流派,即能得到他较高的评价,反之亦然。钱谦益对明代大多数文学流派的评价,均显示出此种以吴中诗学为本位的特点。

对元末吴中铁崖体及“吴中四杰”的评价。钱谦益对元末吴中诗坛的兴盛,是颇为自豪的:“吴中之诗,一盛于唐末,再盛于元季”(《列朝诗集》2473)。他对元末吴中诗坛盟主杨维桢及铁崖体的评价毁誉参半,<sup>①</sup>但总体上,钱氏对于元末吴中诗坛名士诗客的生存方式,是颇有赞叹乃至艳羡的。《列朝诗集小传》中,他花费了大量笔墨,历数杨维桢“海内荐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造门纳屣,殆无虚日,酒酣以往,笔墨横飞,铅粉狼籍”(《列朝诗集》369),顾德辉“卜筑玉山草堂,园池亭榭,饷馆声妓之盛,甲于天下,日夜与高人俊流置酒赋诗,觞咏倡和”(《列朝诗集》465),倪瓒“不事生产,强学好修,所居有阁名清閼,藏书数千卷,手自勘定。鼎彝名琴,陈列左右,松篁兰菊,敷纾缭绕”(《列朝诗集》480)的风雅生活,不难看出,同为吴中名士的钱谦益,对自身所属地域文化中,这种结合了优裕物质享受与风雅文化氛围的生存方式的喜爱。

对明初吴中诗坛特别是其中佼佼者“吴中四

杰”，钱谦益亦有绝高评价：“世有青丘，则北郭诸子，亦将轩翥其后而侘侘焉”（《有学集》1577）。《列朝诗集》中所收录诗人，以高启之诗入选最多，达864首，甚至超过了被列为甲集第一的刘基。而杨基、张羽、徐贲三人，也各有327首、240首、110首之多。而钱氏对四杰的推扬，正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明代吴中诗学最辉煌的部分：“本朝吴中之诗，一盛于高杨，再盛于沈唐”（《初学集》1086）。

不过，虽然钱谦益对元末明初吴中诗人评价较高，他仍于《列朝诗集》甲集中，将并非吴中诗人的刘基列为第一。其原因除了和刘基同为“两截人”的同病相怜之外，更重要的是，刘基比吴中诗人更能代表有明一代的“开国之音”：“文成诗体纯正，较之四杰，虽纵横少逊，而似觉寡疵”（朱彝尊，《明诗综》67）。代表明朝“一代开国之初，应运而生者”，显然不能是元末吴中诗人的风华秀丽，而是“清刚典重，一洗元人纤媚之习”（纪昀4368），“学术深醇，其词皆平正典实，有先正遗风”（纪昀4369）者。钱谦益虽不甚排斥“元习”，但他很清楚，实际上“吴中四杰”仍然沿袭了较多的元人风气，而与明初的质朴悲凉风格不合。高启本人虽已开始“振元末纤秣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纪昀4387），却仍不能完全去除“元习”，“明初高季迪乐府五言，始刻意六朝，才情兼赡而元习未除，骨稍轻，气稍薄也”（乔亿1105）。若杨基等人，“颇沿元季秣纤之习”（纪昀4388）的现象就更为显著。所以，有资格代表有明一代新风的，仍然是刘基而非“吴中四杰”。

对台阁体的评价。如前所述，钱谦益对台阁体评价并不高。其原因是，台阁体既非“吴人”，也非“吴风”。从诗人籍贯来考量，台阁体创始于江西籍状元吴伯宗，“诗文皆雍容典雅，有开国之规模，明一代台阁之体，胚胎于此”（纪昀4388）。其成员也以江西人为主，吴中人不多，“国初馆阁，莫盛于江右，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语”（纪昀4403）。而从诗风来看，台阁体的和平典雅、端谨质实，与吴中的绮靡秀丽风格，差距极大。以台阁体诗人吴溥为例，《明诗综》评价其“先生志不事浮藻，故其诗质实不浮，殆所谓布帛菽粟。而温厚和平之意蔼然，见于辞气之表。其视世之纤媚工巧者不侔矣”（817）。台阁体在精神气质上与吴中诗学的迥异之处可见。

对前后七子的评价。钱谦益对七子诗风的极力排斥，与他所持的吴中诗学本位的批评标准密切相关。前七子除徐祯卿外，皆系北方籍诗人，而他们重视格调，诗学汉魏盛唐的主张，也与偏重情思风致，兼收并蓄的吴中诗学，差异极大。诗人既非“吴人”，诗风亦非“吴风”。而后七子中，虽然南方籍诗人已经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吴中人王世贞更长期主盟诗坛，但王世贞的诗学主张，却仍大部分沿袭前七子，对吴中诗学传统颇有背离。所以钱谦益对前后七子特别是李梦阳，动辄以“北地”、“粗材笨伯”、“北郡云雾”称之，立于吴中诗学立场上的轻蔑排斥之意可见。仅对徐祯卿“标格清妍，摘词婉约，绝不染中原伧父槎牙昇兀之习”的“江左风流”（《列朝诗集》3351），以及王世贞追慕归有光，回归吴中诗学传统的“晚年定论”略有好评。

对唐宋派的评价。在成员构成方面，唐宋派的主要人物唐顺之、归有光，皆系吴中人。在诗风方面，唐宋派虽长于文而短于诗，诗歌成就不及前后七子，但自有其特色，王慎中、唐顺之早年俱系“嘉靖八才子”成员，诗法六朝初唐，“诗体初宗艳丽，工力深厚”（《列朝诗集》3956），“于时称其庄严宏丽，咳唾金璧”（《列朝诗集》3965），与七子的诗宗盛唐颇有区别，却与吴中诗学兼收并蓄、风格偏于绮靡秀丽的特点，约略相近。钱谦益趋向唐宋派，也与这个文学流派浓厚的吴中地域色彩有关。

对公安派的评价。公安派虽产自楚地，但其主将袁宏道、袁中道、江盈科等，皆曾在吴中为官，受吴文化习染，可以说是偏于“吴风”的诗学流派。以袁宏道为例，他在吴县为官的时间虽然不长，但颇受吴中诗学传统的影响，他诗学理论中最关键的部分——反对复古蹈袭，主张性灵，正是成型于这一时期：“余与进之游吴以来，每会必以诗文相励，务矫今代蹈袭之风”（袁宏道710）。吴中诗学迥异于七子复古之学的传统，对他影响极大：“苏郡文物，甲于一时。至弘正间，才艺代出，斌斌称极盛，词林当天下之五。”他反感复古派“高自标誉，务为大声壮语，吴中绮靡之习，因之一变，而剽窃成风，万口一响，诗道寝弱”，导致吴中诗学传统遭到破坏，因而有意识地在吴县大力推扬高启、沈周、唐寅等吴中前辈诗人的作品，以之对抗七子的影响：“余往在吴，济南一派，极其

呵斥。而所赏识,皆吴中前辈诗篇,后生不甚推重者”(袁宏道 695)。吴中传统重才情,主清绮的特点,正是后来公安派性灵诗学的来源之一。而钱谦益对公安派的推许,也与公安派和吴中诗学亲缘关系较近有关。

对竟陵派的评价。钱谦益对竟陵派的恶骂,固然有私人恩怨在内,但也与竟陵派浓郁的“楚人”特色有关。和脱胎于吴中诗学传统的公安派相比,竟陵派无论是人员构成还是诗学理念方面,都殊少吴中诗学特征,异质色彩极为鲜明。正因此,竟陵派作为外来之“楚声”,对于吴中诗学传统的“入侵”,尤其令钱谦益痛心疾首:“迩来吴声不竞,南辱于楚”(《初学集》1086),“昔夺于秦中,服于齐,今咻于楚,此其征也”(《初学集》937)。

### 三、《列朝诗集》以吴中诗学传承 脉络为主线的结构

在以“吴人”、“吴风”为标准,对明代各个诗学流派进行品第之外,钱谦益还在《列朝诗集》中,整理出了一条完整的明代吴中诗学发展脉络,这也正是贯穿《列朝诗集》的主线。

纵览明代吴中诗坛,可以发现,吴中诗人成就虽高,但除了弘治时代台阁诗人吴宽、王鏊等人能够“以馆阁巨公,操文章之柄”之外,大多数时候,都是以远离庙堂中心,独立于主流诗学之外,自成一统的状态,将吴中诗学传统一脉相续的。这就形成吴中诗学发展的一种奇特态势:进入主流诗界并多少被同化的“在朝”吴人,与偏处吴中、固守传统的“在野”吴人,共同构成明代吴中诗学的双重脉络。钱谦益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特点,并在《列朝诗集》中予以揭示:“吾吴文章之盛,自昔为东南称首。成弘之间,吴文定、王文恪遂持海内文柄,同时杨君谦、都玄敬、祝希哲仕不大显,而文章奕奕在人”(《列朝诗集》3414)。

其中,“持海内文柄”的吴宽、王鏊辈与“仕不大显,而文章奕奕在人”的杨循吉、都穆、祝允明辈,恰构成“在朝”吴中文人与“在野”吴中文人的完美对比。而且,在钱谦益心目中,更有资格代表吴中诗学主流的,是后者而并非前者。从《列朝诗集》对弘治时代吴中诗人吴宽与沈周的态度,即可见一斑。

以吴沈二人的生卒年和活动时间来看,基本上处于同一时代。吴宽官职显赫,入阁拜相;沈周却终生不仕,布衣终老。对前者,钱谦益确实颇有崇敬乃至艳羡之意:“弘治间,文体春容,士习醇厚,端人正士,历文学侍从之列,如金钟大镛之在东序,而中吴二公为之眉目,何其盛也”(《列朝诗集》3085-86)。“中吴二公”,即指以吴人入阁主文柄的吴宽、王鏊。然而,耐人寻味的是,钱谦益在梳理明代吴中诗学发展的脉络时,却并未将吴宽视为主流。他认为,吴中诗学在明代的巅峰有二,其一为明初以高启为代表的吴中四杰;其二即是弘治、正德时代的沈周、唐寅等吴中诗人:“本朝吴中之诗,一盛于高杨,再盛于沈唐”(《初学集》1086)。显然是将沈周而非吴宽,视为弘治时代吴中诗人的代表性人物。

钱谦益对吴宽与沈周的轩輊,从《列朝诗集》的叙述上也略见一斑。述吴宽诗风,仅有“深厚浓郁,自成一家”(《列朝诗集》3037)寥寥几字;而述沈周诗风,却是自“石田之诗”到“亦时所不免”(《列朝诗集》3207),洋洋洒洒百余字。个中缘由,不能不引人深思。

那么,为何钱谦益在构建吴中诗学脉络的时候,舍高官吴宽而取布衣沈周?这是因为,与前者相比,后者的吴人本色更加纯正。茶陵派虽系吴人占据半壁江山,而李东阳更为钱谦益所景仰,但茶陵派与吴中诗学虽有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师法对象的兼收并蓄、唐宋兼宗),却毕竟仍不乏扞格不合之处。以李东阳来看,他的地域文学观念极为清晰。他自称“楚人”,说“吾楚人多不好吟。”他并不欣赏吴中诗学,吴宽以吴人而能得到他赏识的前提,其实是因为吴宽背离了自身所属的吴中诗学传统:“原博之诗,浓郁深厚,自成一家,与亨父鼎仪皆脱去吴中习尚,天下重之”(李东阳 12)。

钱谦益对吴宽的诗风,仅以李东阳“深厚浓郁”四字草草概括之,足见他虽景仰其人,却未必欣赏其诗。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吴宽诗风的定位,或可知钱氏此种态度的原因:“和平恬雅,有鸣鸾佩玉之风。[……]其诗格尚浑厚,琢句沉着,用事典切,无漫然嘲风弄月之语”(纪昀 4447)。吴宽的诗风以和平典雅、浑厚沉着为主,这正是脱胎于台阁体、“含咀宫商,吐纳和雅”(《列朝诗集》2699)的茶陵派,与吴中诗学传统

最根本的区别。而吴宽的诗学好尚也与吴中人有异:“发之于诗,和平深远,览之可诵,诵之可听”;“形于著作者,不以险怪侈靡为工,往往于和平简澹之中,而有温纯典雅之意”(吴宽 368;389-90)。他所倡导的“和平深远”、“温纯典雅”的中规中矩的雅正诗风,显然与吴中诗学传统不合。

与不能谨守吴中传统的吴宽相比,沈周的吴人本色显然要纯正得多。钱谦益评其诗云:“石田之诗,才情风发,天真烂漫,舒写性情,牢笼物态。[……]出入于少陵香山眉山剑南之间,踔厉顿挫,沈郁老苍,文章之老境尽,而作者之能事毕”(《列朝诗集》3207)。沈周之诗,具有以才情为诗,讲究情致,唐宋兼宗等特征,这都是典型的吴中诗学传统。故钱谦益认为,他比习染茶陵风气的吴宽,更能代表弘治时代的吴中诗学气脉。

钱谦益对唐寅和徐祯卿评价的高下轩轻,也颇耐人寻味。徐祯卿与唐寅并列“吴中四才子”,两人亦活跃于同一时代。徐氏有进士功名,又系前七子成员,在吴中人望极高,乃至被视为“吴中诗人之冠”:“祯卿体癯而神清,诗熔炼精警,为吴中诗人之冠,年虽不永,名满士林”(张廷玉 7351)。唐寅却因其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和偏于俚俗的诗风,不但在评价上不如徐祯卿,且多有争议。《明史·文苑传》仅以“文才轻艳,倾动流辈”(张廷玉 7353)评之,对其人其诗,颇为不屑。

然而,钱谦益认为,恰恰是唐寅而非徐祯卿,代表了正德时代吴中诗学的主线,因为徐祯卿受北人复古派影响,已非吴中气象,反不如“少喜秾丽,学初唐,长好刘白,多凄怨之词,晚益自放,不计工拙,兴寄烂漫,时复斐然”(《列朝诗集》3300)的唐寅,更能体现吴中诗学的纯正风貌:

吴中之才子,无如徐昌国、唐伯虎。  
[……]人谓伯虎如李龟年流落江潭,红豆一曲,使人凄然掩泣。昌国如明妃远嫁呼韩,作穹庐中阏氏,不免风流顿尽。此虽戏语,亦可思也。(《初学集》937)

由钱谦益舍吴取沈、舍徐取唐的评价标准,不难看出钱氏在梳理明代影响力较大的主流文学派别之外,还整理出了一条独立于诗坛主流之外的吴中诗学自身传承的线索。能有资格侧身其间的吴中诗人,既不因其官位高下,也不因其是否进入

当时占据诗坛主流的诗学流派,而仅仅是依据其吴中诗学本色的纯正与否。在《列朝诗集》中,这条吴中诗学传承的脉络表现为:

第一部分,元明之际,以杨维桢、顾德辉、倪瓒、张简等为代表的元末江南士人群体,以及承袭了这一群体之“元习”的高启等“吴中四杰”。

第二部分,永宣至成弘时代,诗坛盛行台阁体,在朝之吴中士人如“端谨静退,老而好学,诗文为词林所推”(《列朝诗集》2480)的刘铉等,也不免受其影响。而在野之吴中诗人,却大多独立于台阁体影响之外,继续保持吴人重风情,喜丽藻的创作特点。如前所述善作艳诗之瞿祐即是。又如被钱谦益称为“吴兴诗人领袖”的邱吉:“吉字大佑,归安人。[……]其诗纤丽,主温李,为吴兴诗人领袖,唐惟勤、张子静继之”(《列朝诗集》2421)。邱吉在吴中影响力颇大,“同郡诗家如唐庠惟周、唐广惟勤、张渊子静、沈祥彦彦,皆奉之为师友”(朱彝尊,《明诗综》1164)。值得注意的是,是时吴中诗人,往往不喜台阁之作,斥之为“头巾气”:“夏正夫、刘钦谟同在南曹,有诗名。[……]然东南士夫犹不喜夏作,以为头巾气,不知何也”(《列朝诗集》2492)。由此也可看出,在台阁体盛行的时代,吴中文坛仍然保持着自身的诗学特色。

第三部分,弘治时代,也即茶陵派盛行的时期。如前所述,钱谦益虽推尊茶陵派,却并未将茶陵派与吴中诗学传统等同。他所承认的弘治时代的“吴中高士”,是沈周、史鉴等在野的吴中诗人:“弘正之间,吴中高士首推启南,次则明古”(《列朝诗集》3256)。沈周“诗不专仿一家,中晚唐南宋宋靡所不学,每于平衍中露新警语”(《明诗综》1304),具有吴人兼收并蓄、出语新巧的特色;而史鉴则“刻意学古,似当胜沈一筹”(《明诗综》1310),博雅好古,亦系吴人本色。

第四部分,正德时代,是前七子复古派盛行的时期。钱谦益更是大力倡导七子之外,以唐寅、文徵明、祝允明等“吴中四才子”为代表的另一种诗学传统,以之为诗家正统。他评价祝允明“学务师古,吐词命意,迥绝俗界,效齐梁月露之体,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陆”(《列朝诗集》3314)。文徵明“于诗兼法唐宋,而以温厚和平为主,或有以格律气骨为论者,公不为动”(《列朝诗集》3390)。“吴中四才子”中,除了阑入七子复古派



的徐祯卿之外,皆沿袭吴人兼容并蓄的传统,六朝、中晚唐乃至宋诗,无所不学。

第五部分,嘉靖时代,后七子盛行,钱谦益不满王世贞以吴人而作北人复古剽袭之音,故拈出“源出中唐,兼取材于潘左江鲍”(《明诗综》2234),学习六朝中唐的长洲皇甫兄弟,作为吴中诗坛坚守传统的“杰然者”：“司直司勋甫氏竞爽学问,源流约略相似,始而宗师少陵,惩折洗之弊,则思追溯魏晋,既而含咀六朝,苦绸繆之穷,则又旁搜李唐,当弘正之后,畅迪功之流风,矫北地之结习,二甫之于吾吴,可谓杰然者矣”(《列朝诗集》4246)。

第六部分,是万历以后的晚明时代,也是七子与公安、竟陵并行的时期。“盖明之末造,太仓厉下,余焰犹张;公安竟陵,新声屡变,文章衰敝,莫甚斯时”(纪昀 4510)。在钱谦益心目中,这一时期的诗学衰弊至极,而能振兴风雅者,则非“嘉定四先生”莫属。“四先生”中以归有光成就最高,然归氏之优势在于古文,并不以诗名世,钱谦益乃以师友程嘉燧为匡正王李谬习、发扬吴中诗学传统的代表人物:“孟阳读书不务博涉,精研简练,采掇菁英。晚尤深老庄荀列楞严诸书,钩纂穿穴,以为能得其用。其诗以唐人为宗,熟精李杜二家,深悟剽贼比拟之缪,七言今体约而之随州,七言古诗放而之眉山,此其大略也。晚年学益进,识益高,尽览中州遗山道园及国朝青海海叟西涯之诗,老眼无花,照见古人心髓,于汗青漫漶,丹粉雕残之后,为之抉擿其所繇来发明,其所以合辙古人,而迥别于近代之俗学者。于是乎王李之云雾尽扫,后生之心眼一开,其功于斯道甚大,而世或未之知也”(《列朝诗集》5374)。程诗的博学高古,兼采众长,正是吴中诗学传统的完美体现。

从“明初之‘吴中四杰’→永宣之邱吉、瞿祐→弘治之沈周、史鉴→正德之‘吴中四才子’→嘉靖之皇甫兄弟→晚明之‘嘉定四先生’”这条吴中诗学在明代传承的线索可以看出,每当钱谦益认为,某一时期的占据诗坛主导地位的诗学流派,与吴中诗学传统有所背离,他就会举出更具吴中传统的吴地诗人,以之为正统,对诗坛的错误取向进行纠谬。

而钱氏如此煞费苦心地梳理吴中诗学传承脉络的真正用意,是将吴中诗学作为整个明代诗坛的主线与正脉。终明一代,诗坛门户林立,台阁茶

陵之后,又有前后七子与公安竟陵互角高下,特别是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诗学,在明代影响力极大,堪称牢笼一代。但在钱谦益眼中,这些先后占据诗坛主流的诗学流派,都并非他心目中的诗家正宗。而这一正宗所在,正是虽然“昔夺于秦中,服于齐,今咻于楚”,在明代屡受外来文化侵蚀却仍然一脉相传的吴中诗学传统:

昔在休明之世,吾吴徐武公吴文定王文恪诸公,以馆阁巨公,操文章之柄。一时名贤辈出,若刘昌谟杨君谦刘廷美之流,浮沉郎署,回翔藩臬,宏览博物,含英吐华,残编啗简,映照湘素。降及正嘉,文征仲以耆年长德主盟词苑,王禄之陆子傅诸公,挹华落藻,前辉后光。国家当重熙累洽,人文化成,士大夫含章挺生,与天之卿云,地之器车,荣光休气,参两叶应,岂偶然哉!(《有学集》972)

#### 注释[Notes]

①参见《叶九来劬经堂诗序》:“杨廉夫以风流儒雅,主盟江左”(《有学集》17:774)。《列朝诗集》甲前集卷七上《铁崖先生杨维禎》:“廉夫问学渊博,才力横轶,掉鞅词坛,牢笼当代。[……]以其诗体言之,老苍莽兀,取道少陵,未见脱换之工;窃眇娟丽,希风长吉,未免刻画之谓”(370)。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胡应麟:《诗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Hu, Yinglin. *A Gem of Poetry*.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79.]
- 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Ji, Yun, et al, eds. *The General Catalogue and Summary of Complete Library in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Shijiazhuang: Hebei People's Press, 2000.]
-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校释》,李庆立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Li, Dongyang. *Annotated Poetry Remarks from Huailutang Studio*. Annotated. Li Qingli.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9.]
- 钱谦益编:《列朝诗集》,许逸民 林淑敏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 [ Qian, Qianyi, ed. *Selected Poems across Dynasties*. Annotated. Xu Yimin, Lin Shumi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
- :《钱牧斋全集》(包括《初学集》、《有学集》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 - - - . *Complete Works of Qian Muzhai (aka Qian Qiany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3. ]
- :《列朝诗集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 - - - .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Selected Poems across Dynastie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3. ]
- 乔亿:《剑溪说诗》,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 Qiao, Yi. *Remarks on Poetry from the Sword Creek. A Sequel to The Poetry Remarks from Qing Dynasty*. Ed. Guo Shaoyu.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3. ]
- 容庚:“论《列朝诗集》与《明诗综》”,《岭南学报》1 (1950):135-66。
- [ Rong, Geng. “On The Selected Poems across Dynasties and A Collection of Poems from Ming Dynasty.” *Lingnan Academic Journal* 1 (1950): 135-66. ]
- 王世贞:《艺苑卮言校注》,罗仲鼎校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
- [ Wang, Shizhen. *Annotated Remarks on Arts*. Annotated. Luo Zhongding. Jinan: Qilu Press, 1992. ]
- 吴宽:《家藏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 Wu, Kuan. *Collected Private Essay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1. ]

- 徐祯卿:《徐祯卿全集编年校注》,范志新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 [ Xu, Zhenqing. *Annotated Complete Works of Xu Zhenqing in Chronicle Order*. Ed. Fan Zhixi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9. ]
- 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钱伯城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 Yuan, Hongdao. *Annotations to Works of Yuan Hongdao*. Annotated. Qian Bochong.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8. ]
- 张廷玉总纂:《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 [ Zhang, Tingyu, et al, eds. *The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4. ]
- 周兴陆:“钱谦益与吴中诗学传统”,《文学评论》2 (2008):106-13。
- [ Zhou, Xinglu. “Qian Qianyi and the Tradition of Suzhou - Poetics.” *Literary Review* 2 (2008): 106-13. ]
- 朱彝尊辑录:《明诗综》。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 [ Zhu, Yizun, ed. *A Collection of Poems from Mi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
- :《曝书亭全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
- [ - - - . *Complete Works of Pushuting*. Changchun: Jilin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 :《静志居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 [ - - - . *Poetry Remarks from the Jingzhiju*.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6. ]

(责任编辑:查正贤)

